

世界艺术大师传记丛书



伦 勃 朗

娄毅 著

叶廷芳 主编



世界艺术大师传记丛书

● 叶廷芳 主编

伦勃朗

娄毅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世界艺术大师传记丛书

叶廷芳 主编

伦勃朗

娄毅 著

责任编辑：张国嵒 装帧设计：李文侠

美术编辑：李文侠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1.625 印张 257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1.00 元

ISBN 7—80611—563—3/I · 5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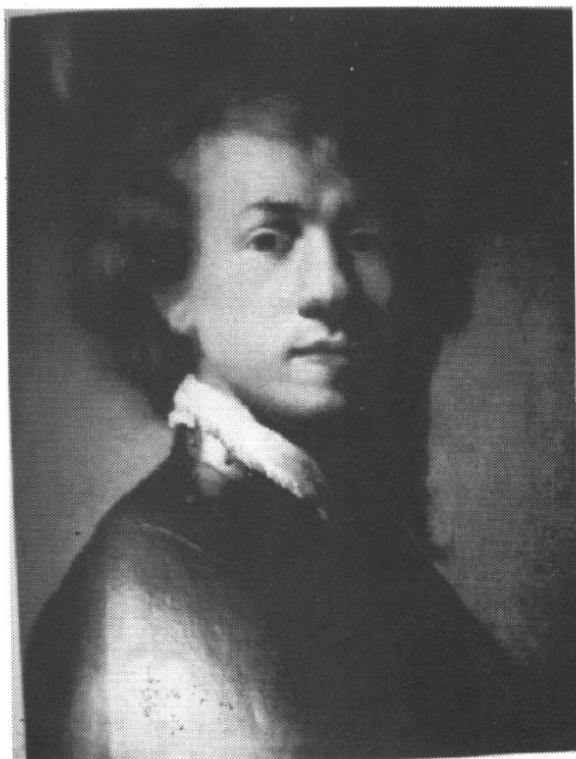
作者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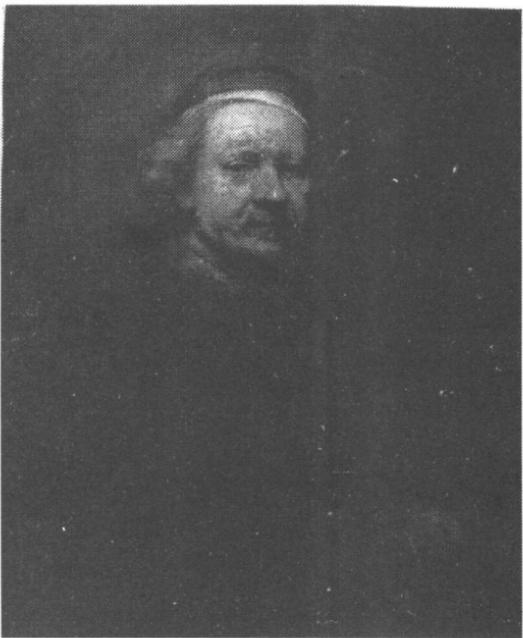
娄毅，1984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1989年考上湖北美术学院西方美术史研究生，获硕士学位。现在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工作。出版发表论文有《评析“芥子园画传”》、《关注与介入的审视》、《年青的艺术——现代陶艺》等。

主编小传

叶廷芳，1936年生于浙江衢州。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留任助教后于1964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至今。主要从事德语国家的文学研究工作。现为研究员，该所学术委员、中北欧文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剧协会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建设文化协会环境艺术委员会理事等。著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等以及译著、编著十余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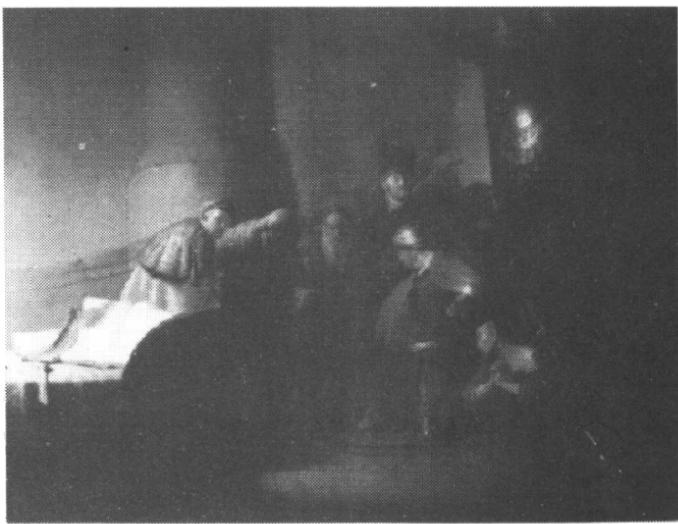
伦勃朗 1628—1629 年的自画像





最后的自画像

犹大的忏悔(1630—1631年)



夜巡(1642年)



基督像





苏珊娜(1647年)



拔示巴



杜尔普医生的解剖
课(1632年)



莎士基雅肖像(1633年)



伦勃朗和莎士基雅的双人
肖像(163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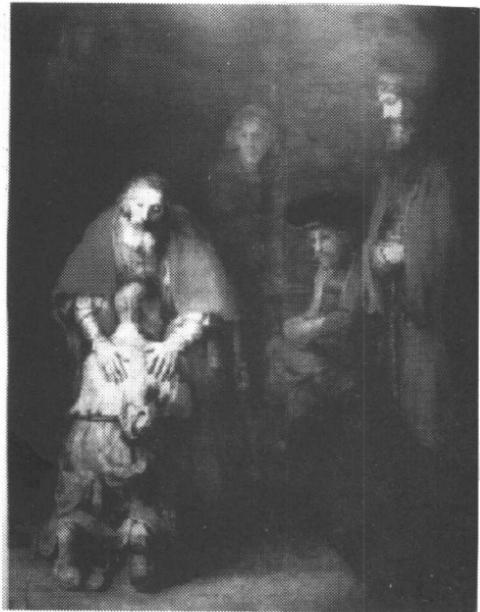
花神(1634年)



浪子回头(铜版画)



雅各与天使角力(1660年)



浪子回头(1668——1669年)



犹太新娘(1668年)

总序

叶廷芳

初衷

音乐与美术,一个诉诸于听觉,一个诉诸于视觉,如果加上舞蹈,可以说是人类最早、也是最基本的审美活动内容了。在人类的幼年,在它还没有来得及创造语言和文字之前,就已经懂得发出好听的声音,以抒发自己的愉快情绪,聆听自然界悦耳的音响,使之与自己的审美知觉发生共鸣。如果说,音乐作为“时间的艺术”很长时期内没有可能为我们留下音响的实证和符号的记录,那么考古发掘的五万年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智人”制造的生产工具——石斧,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即人类在为改善原始的生产

● 伦勃朗

方式而努力的时候,其原始的审美意识就已开始萌发,并为其进行追求了。因为那种石斧表明:它的形状尽管稚拙,却已经显露出某种形式美的特征了。尔后,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约15000年前)的洞窟壁画和岩画,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约8000年前)的彩陶艺术更令令人惊叹不已,它们以雄辩的说服力证明,人类的远古祖先在美的追求方面表现了多么惊人的毅力和智慧。虽然,人类在这个领域的表现经常与宗教意识相伴相随,而且多半以宗教的名义成就某项壮举。但现在我们很难区别,先人在创造这些美学伟业的时候,究竟出于美的驱动,还是出于宗教感情。也许这种区分并不重要,甚至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一个时代的艺术成就和美学现象,往往不是由单一因素构成的,而是多种成份融成的“亲合力”。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例如欧洲的中世纪,宗教机构即教会利用宗教名义对人性进行禁锢、对艺术创造进行垄断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将艺术创造的自由精神与宗教束缚区别开来。经历了中世纪千年黑暗的欧洲人也许最早领悟了这一点,因而举起了“复兴”古代文艺的旗号,冲破了教会势力的禁锢,带来了文艺的空前繁荣。这一伟大历史事实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在向人们昭示:艺术创造和艺术的发展与人文精神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随着近代生产力的代表者——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人在“神”面前终于站立起来,其尊严日益得到承认,市民的平等意识不断觉醒,这给艺术创作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不难想象,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艺术领域(岂止艺术领域)始终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当然,也还有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尤其是科学、技术乃至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例如交响乐的诞生和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形成和完善就紧紧依赖着由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整个工业时代,而交响乐的恢宏、复杂而深邃的内涵又与

近代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音韵学甚至神学等分不开。至于美术或造型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的提高就也有赖于物理学、几何学、结构力学、化学、光学、色彩学等。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学。文学的起源不像音乐和美术那么久远,有文字的形态迄今不到五千年。其初始形态是古代神话。但就在这些神话里,表现了人类幼年时期极为丰富的想象力,让今人叹为观止,并且认为“不可企及”。从那时起,文学和艺术(包括音乐和舞蹈)就是创作美学里的两大巨流,而且始终并行不悖。如果说,音乐与美术是姐妹,那么作为二者同一归属的艺术与文学的关系就是姻亲了。文学被称为“人学”,它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的情感表达向深层迈进,故采用了“容量”更大的形式。文学因其“蕴含量”深广而丰富成为音乐、美术题材和母题的源泉之一。因此,艺术有了文学作依傍,就好比虎添翼。同样,文学有了艺术为紧邻,便使自身的内涵更丰富,色彩更斑斓。难怪乎文学、艺术史上有不少“两栖”名家,始终在文学与艺术(包括音乐和美术)间不停地游动,仅就德语文学而言,歌德、迪伦马特之于绘画,E·T·A·霍夫曼之于音乐,瓦格纳之于文学……敝人不才,根本不能与这些大师同日而语。但就兴趣而言,与他们确有相同的倾向。故在我的职业工作(文学研究)之余也常常涉猎音乐、美术作品。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只要遇到档次较高的音乐会、画展、艺术陈列馆、著名建筑物,我都要想尽办法,争取领略一番;每当我听到一首动人的乐曲,欣赏到一件出色的绘画、雕塑或建筑作品时,我都会激动不已,感到这是上苍赐给人类的一种福祉,因此设想:如果人间听不到这样绝妙的乐音,见不到这样美好的画图或造型,那么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单调、乏味和枯燥,我们的心灵会变得毫无弹性。因此,如果我们对于上苍

● 伦勃朗

的这种赐予激不起热情或根本就无动于衷，那不啻是一种麻木甚至愚蠢。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不外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的涵义除了知识基础、道德水准、人文观念、民主意识等方面的内容外，自然还包括审美情操。谁都不会否认，音乐和美术在激发人的审美意识，陶冶人的性情、气质，调整人的心理平衡，推进人的上进欲望，增强人的生存意志等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一个“有音乐的耳朵”和“有色彩的眼睛”的人比起没有这种特性的人来，其感受世界的能力，其体验生命的程度，其享受生活的质量是不一样的，这里有高低之分，深浅之分，文野之分。正因为如此，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过去在学校里强调了德育、智育和体育，却忽视——至少低估了美育，这是一种片面，一个损失。现在有关部门终于决定：在高中乃至大学增设美育课程。这是经过多年实践付出代价的结果，不仅是教育领域“矫枉”努力的胜利，也是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一个良好的开端。未来的实践必将证明：这一措施对于改善和提高国民的精神素质必将起着无可置疑的作用。

不过从现在来看，全社会对于美育的认识，或者说对于音乐与美术在“振兴中华”、重塑民族精神形象方面的价值定位的估计依然是不够的。许多人似乎认为，中国人过去蒙受的“东亚病夫”的恶谥仅仅是因为我们体质不如人家，体育落后。因此他们对于我国运动员在世界体坛上的表现越来越出色，拿的金牌越来越多，表现出高度的热情，这无疑是对的。但须知，我国的艺术界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国手，他们在国际乐坛、艺坛（包括舞坛、影坛）上也夺得了为数可观的金牌、银牌和铜牌，但是他们却不能像体育奖牌得主那样激起广泛而强烈的热情，甚至对于行外、圈外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一直默